

Marguerite Duras

Abahn Sabana David

阿巴恩，萨巴娜，大卫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刘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阿巴恩，萨巴娜，大卫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刘方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巴恩、萨巴娜·大卫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刘方译.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5327-6593-5

I. ①阿… II. ①杜…②刘…
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0316号

MARGUERITE DURAS

Abahn Sabana David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70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70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09-2007-344号

阿巴恩, 萨巴娜, 大卫
Abahn Sabana David

MARGUERITE DURAS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刘方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王笑月 张 鑫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41,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93-5/I·3956

定价:2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4742977

Abahn Sabana David

Marguerite Duras



献给罗贝尔·昂泰尔姆

献给莫里斯·布朗肖

夜幕降临了。寒冷。

他们走在冰冻得发白的道路上。她，一个女人，他，一个男青年。停下来后，他们朝房屋那边张望。

房屋内外，空空如也。屋内，什么也不曾点燃。窗玻璃后面，一个又高又瘦、两鬓灰白的男人正朝道路的方向望过去。

夜色更浓，也更寒冷。

他们在屋前停下来。

他们往四周看了看。道路空无人迹，路尽头的天空阴沉沉的。他们似乎并没有等待什么。

首先朝房屋大门走去的是女人，男青年跟在她后面。

首先走进房屋的是女人，男青年跟在她后面。

是她关上了房门。

又高又瘦、两鬓灰白的男人在房屋尽里头看着他们走进来。

说话的是女人。

“这里是阿巴恩家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“这里是？”

她等待着。他没有回答。

她个子矮小，穿着几件黑色长袍。他，中等身材，穿一件浅色毛皮外套。

“我是萨巴娜，”她说道，“他是大卫。我们是本地人，施塔特人。”

男人朝他们缓步走来。他对他们微笑。

“脱掉你们的外衣吧，”他说，“请坐。”

他们没有回应。他们仍旧站在大门边。

他们也没有看他。

男人走近他们。

“我们认识。”他说道。

他们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动弹。

男人现在已离得很近，可以看清楚他们。他看见了：他们没有目光。

她又开始说话。

“我们找阿巴恩。我陪大卫来。我们是施塔特村的。”

她的眼睛非常大，直盯着男人。大卫的眼睛被厚厚的眼皮遮住，看不见。

“我就是阿巴恩。”

她没有动。她问道：

“就是大伙儿叫犹太人的那个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半年前来到施塔特的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就一个人。”

“正是。你们没有搞错。”

她看了看周围：有三间房。

墙壁光秃秃的。里里外外，家徒四壁。房舍一面朝着冰冻得发白的道路，另一面朝着一座蓊蓊郁郁的大花园。

她的视线又转回到犹太人身上。

“这是犹太人的住宅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大花园里，有狗在叫。

大卫转头，朝大花园的方向望过去。

狗叫声停止了。

重又静默下来。大卫不再朝大花园看。

“你们是格林戈派来的？”

她回答说：

“对。他说他晚些时候来。”

他们不说话了，三个人都站着。犹太人走近大卫。

“你认出我了吗？”

大卫往地上看。她回答：

“他认出你了。”

“你是泥瓦匠大卫。”

她答道：

“是他。”

“我认出他了。”犹太人说道。

大卫仍愣愣地往地上看。

“他变成瞎子了。”犹太人说。

他们没有回答。

“他变成聋子了。”

他们没有回答。

犹太人走近大卫。

“你在怕什么？”

大卫的视线移到犹太人脸上，然后再回到地上。

“你怕什么，大卫？”犹太人问道。

他声音温和得竟让垂下的眼皮颤抖起来。她回答说：

“没什么。他属于格林戈党。”

犹太人沉默。她问道：

“你难道不明白？”

“大卫的事儿我原来不知道。”犹太人说。

萨巴娜第一次注视他。他则注视着大卫。

“别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犹太人似乎感到疲倦突然朝他袭来。

“你一直在等我们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朝大卫迈了一步。大卫没有后退。他再往他身边挪。

他抬起手。他触摸大卫的眼睛。他说：

“你已经变成瞎子了。”

大卫往后一跳。他叫道：

“别碰我！”

大卫抬起他那被水泥弄得肿胀龟裂的手，他在保护自己的脸，他还在叫。

“别再这么干了！”

她瞧瞧这个，再瞧瞧那个，没有动。她没有说话。

犹太人离开大卫。他回到他们进门时所待的位置，在桌旁重新坐下。

“你们别怕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什么危险也没有。脱掉你们的外衣吧。坐下。别走了。”

他们仍保持原样，在大门附近站得笔直，浑身绷得紧紧的。

她平静地说：

“你不明白，我们是来看守你的。”

“那就看守我吧。”

“你别设法逃走！”

“我不设法逃走。”

“别费那个劲儿。”

大卫不吭一声。萨巴娜向大卫指了指犹太人。她告诉他刚才与犹太人间的对话。

“他知道设法逃走也白费劲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犹太人说。

还是萨巴娜首先脱掉了外衣。她将外衣放在门边的地上。她帮助大卫脱掉他的外衣。

大卫的腰上挎着武器。

他们俩坐下。萨巴娜把一把安乐椅递给大卫，她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。

犹太人保持沉默。

她直起身往外看。她观察着道路、大花园、寒冷。一切都沐浴在同样强烈的光线里，里边，外边。还没有什么被点燃过。她看看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。

“咱们等着天亮吧！”他说。

萨巴娜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又深又蓝。

“你是萨巴娜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狗在黑黢黢的大花园里叫。

大卫在听狗叫。

狗安静下来。

静默。

泥瓦匠大卫将头朝后仰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。他的双手分别放在两个扶手上。他望着另一间房的尽里头。他说话了。

“这住宅里还有别的什么人。”

“是我。”犹太人说道。

“就只有他。”她说。

“犹太人。”大卫说。

“对，你们什么也别怕。”

她一直在看他。她一直直着腰坐在椅子边上。她在看。

“大卫明天上午还得干活。他应该睡觉。如果你设法逃走，我就叫，他会醒过来。”

“让他睡吧。你来看守我。我会一直待在我现在待的地方，离你很远。”

大卫感到睡意袭来。他现在也在看犹太人。她说：

“他马上就要睡着了。”

犹太人没有答话。萨巴娜还在说。

“买卖人的保安今天夜里不出来。格林戈同买卖人做了一笔交易。他们对格林戈说：如果你让我们卖东西给希腊人，我们就给你犹太人阿巴恩。格林戈答应了。买卖人的保安今天夜里睡大觉。城市归格林戈。”

犹太人不回答，而且再也不动弹了。

“你要马上逃走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犹太人好像更疲倦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逃跑的愿望。”

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坐得直直的萨巴娜朝冰冻得发白的道路转过身去。

大卫已经闭上了眼睛。

“你为什么来施塔特？”

犹太人做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。

“为了杀格林戈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在施塔特，格林戈很厉害。他与施塔特的买卖人达成协议。他已经在买卖人当中安顿下来。他有他的办事处。

有他的分支机构。他有他的保安。有他的军队。他有他的武器。好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让买卖人感到害怕。你知道这些吗？”

“在施塔特，买卖人不怕格林戈。”犹太人说。

“从啥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很久以前。买卖人怕犹太人。”

“格林戈怕谁？”

“格林戈怕犹太人。”

“跟买卖人一样。”

“没错。你早就知道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萨巴娜看了看他。

“你当时不知道去哪里落脚，不知道该把自己怎么办，你就到这里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一开始我的确不知道。随后就找到了施塔特。”

“跟别的地方一样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他们沉默下来。大卫在睡觉。

萨巴娜向犹太人指了指他。